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三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1302/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三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三七冊目次

史部・別史類

識大錄不分卷(三)

〔明〕劉振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

識大錄不分卷(三)

〔明〕劉振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識大錄無

卷數》提要

楊言

楊言字惟仁浙江鄞人舉正德庚辰進士授行人使
于代代王好學以言名儒賓禮甚隆因為諸生講易
諸生即翕然師事之其後以易舉者凡數輩嘉靖乙
酉遷北科給事中時方以大祀故臣僚更相水火而
張璁桂芳陰解言使附己不與乃屢疏抗諍議謂
陛下考獻帝而祀之視德殿明親也不復稱於太
廟以干正統明尊也斯協諸義而協者也獻帝雖
有聖德非若周文武之興王創業也而故襲世室之

識大錄

楊言

名并矣我太祖太宗既正祀世室而後恭以獻
帝可乎至以獻帝為所自出之帝是前無祖宗也以
獻帝為禰而宗之是近無敬從也諸所云云皆為不
經臣非不知陛下順旨則喜逆旨則怒不達吾而
達怒豈臣之情哉義有不可即頃首闕下必不敢奉
詔臣雖昧死以請已又疏言曰先帝要駕時江彬挾
邊軍四萬圍為不軌內外洶矣矣元輔楊廷和不愛
其死以義謀誅之頃刻尋定義立之計此社稷之熱
非止開國伏命者也即使有罪備當十世宥之今以

奸人之言既說其爵矣人遠其子若皆矣乃又聽百
戶王邦奇之誣而盡逮其鄉里此何謂者臣謂若編
修案牘事繁有愆非事非刑即編耳夫以未彰之罪
而設既去之臣豈國家養士之意乎至言費宏石堽
之陰私曾無左証尤大無謂惟陛下時察之若以
無稽曖昧之詞成師保大臣之獄能不為聖世一大
累哉書奏上大慈刑鞠千午門至折指終不易詞
乃謫列宿州府官南刑部郎中改文選司而忌者傾
之又謫免陵和州稍遷至湖廣恭議忌者復傾之遂

戴大錄

制籍歸年七十五歲卒于家官居官野至別好典利
吏氏頌德性為孝友任不忘親有井者不遠數十里
致之餘樣雖微直以歸其父置生產與諸兄弟相共
戚休同之沒齒無間言諸子任有資行省延師以教
之成業又資之不履家居角巾布袍菜羹約素曰吾
以馬子孫倡耳諸以累修相矜高皆必痛誠之曰吾
死不煩女曹有此行也

鄭一鵬

鄭一鵬字九第號柳齋幼岐嶷不狎戲稍長淹貫群
書未冠領鄉薦登正德辛巳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嘉
靖改元世宗念年相與戰功議封伯爵一鵬上書首
補楊廷和勅其力持廷和然之許弗館中卒業授戶
科給事中數劾增吏科左給事中巡視光祿疏陳中
四事善惡漢論攬納侵冒及內暨強索置之法由是
寺中宿弊為清載者不貲然近條頓弗使甲申七月
一鵬與并進倡百官伏闕請正大孔廷杖三十珥被

戴大錄

挫折志操愈勵授翰林書桂華張璠方缺夫去議大
孔以攝國是武定侯郭勛通賄略呈現張璠於占田
上亦先達論勛他如疏重結選疏范喬熙疏即有狀
疏有諫官疏寢遽購以安夷情疏設兵備以保鄉國
或閩召應切當世務丁亥歲孔臣并其黨常路德一
鵬表言謀款致罪會考察京官拾遺舉取上旨令
升進立相糾劾一鵬倡諸寮執奏宜言非事休不致
奉詔世宗頃遣人傳訪得其狀悲悲惟俾送而釋
之廷杖六十然為民臂肉削盡瀕危獲生還里欣然

以得奉二親為慰雖困乏頗盡薪水敬反於兄弟杜
門讀書課諸子學業大書于壁曰希聖希賢作天
下第一流大物雖志難孝扶世間億萬載綱常蓋素
志也有偽仙草晚春者疏之遂頃妄說禍福海內士
大夫多為所惑一鵬著前陽與議以開之晚春疏上
陽其徒皆故之一鵬謂陽若日也召家也此輩皆以
陽為號無乃張角之餘孽也晚春遂避匿晚春寓浙
少卿周文興家誼其鄰婦中風大以益微其偽云一
鵬家居凡二十六年巡按御史疏保薦者十上俱不

識大錄

報年五十九卒隆慶中言者屢請追恤乃贈光祿少
卿

張原

張原字士元別號玉坡幼有異質自秀朗言好學
若為文自咸重聲譽播、登正德中戊進士授吏科
給事中即上書言十二事曰正守令擇將帥理刑獄
汰冗食省止無慎工作恤士卒明賞罰礼大臣開言
路崇天道進德學將皆降貴州降必至任學若聞原
召與不棄根貞友而從之造所指授軌充然有得用
是造詣益精閑歷益熟矣方上原為之止更先後中
卿試者二十餘人嘉靖元召為兵科給事中原感如

識大錄

張原

過益以陳諄為己任和無不言、無不盡凡逾年野
上四十餘章言皆剴切至論國家大計及進賢退不
肖詞嚴義正凜然風生上亦多嘉納之三年七月
竟以疎以閣下原年十八九時通詩賦善楷行草書
嘗紀事得史傳可觀長益博學上文落筆數千餘
言揮毫若風掃殘馬不可止抑故在陳垣凡論奏眾
方擬議構思其說已上而報下矣其敏如此卒年五
十一所著有黃花集並鳴鶴石渠先生言行錄玉坡
奏議若干卷

張曰範

張曰範字席珍莆田人舉正德丁丑進士授常州推官已卯即守邑今入覲曰範兼館師邑事會武宗南巡江彬以寵幸危遂止留京縱其黨各數十輩下鎮江橫索民間勢張甚其守莫敢誰何常州人聞狀輒謀亡匿曰範召父老並二三家陳約之曰彬黨且立即立若等並力與格又擇囚徒呼已兒輩各共充石性使之部署已定而彬黨各累騎來父老與家僕直逆之曉上遽母得入叱之曰各何未若常州連歲

藏大錄

張曰範

災殍物力大絀無可哺爾曹郡中惟有一張推官一錢不入即款其舅單以抹若馬亦卒矣吳辨言已而因使已兄輩復奮臂疾呼還至彬黨見耳目環是又惟出語不遜疑有他變勒馬稍却身隨輝策後入而飛石報丸爭中其頤迺退里許令數人馳告彬餘舍諸野以待命曰範即上書御史臺言狀御史來即省書即行部抵毗陵密謂輻曰事迫矣彬止以他狀來召行乃命輻登御史舟先發而自以小舟尾之已而彬黨果誤截御史舟御史出舟示之命疾捕截

舟省捕者有為彬黨故縱之於是諸黨皆悉過去

益恐御史竟其捕而事或共聞故也後御史置捕者勿詰而彬亦誠其黨毋得再下郡國於時南中士大夫咸云此事惟張召力挽此輩勢必以次下姑蘇跡諸巨即何地不漁獵哉世宗登極曰輻以風裁殊等散入據河南道御史入臺僅四月慷慨陳時政失淨凡七疏其後以抗論大祀延杖戍絕驛出朝門外猶用布製臂肉檄扶上馬歸質明臥地牀上覆口具疏畢召臣狂諫已賜黥免越三日而卒隆慶改元追

藏大錄

贈光祿少卿七疏失雙中俱未傳

張鑑

張鑑字文補江西安仁人正德戊辰進士授遂昌令
逆昌俗甚強號稱難治鑑至首以教化安養為法執
法平恕獄無冤滯會江西姚源盜蔓入浙境時承平
既久民不知兵鑑倡勇敢諸守備邑賴以安在縣三
年以內艱去民立生祠祀之服闋除監察御史正色
侃言獨持風裁宸濠謀逆朝廷重臣有陰附之者
鑑首發其姦武宗數南巡率同官連疏以諫伏闕
不起至屢中使溫瑜且聲聞天下卒已出按廣西南

戴大錄

張鑑

戴大錄字麟皆辰溪人嘉靖乙未進士授二封陸元鑑勅
奏之置法臨諸果貪官姚鵬及靖江王府長史胡傑
等皆王不法鑑奏請裁抑皆快而曰戴老奸傑皆望
風遁迹嘉靖改元疏請復舊章崇聖學其言激切特
許兩成推知金華府是歲民苦旱倉庫告竭賑貸
弗給越為請於上司顯未平民阻道地監某以蘇民
困屬邑永康義烏俗健訟案牘山積鑑推誠察微洗
俗煩平期月政繁大若吏部尚書桂萼奏致書稱勞
之已平陞浙江海道副使時倭寇出沒為患不

常鑑嚴令中嚴奸民以海舶取利乘間為盜入境則

衙豪勢為淵藪鑑遠治當路者數家悲置之法由是
盜賊屏跡自浙遷福建泰政再遷湖廣按察使貪汚
吏聞風遁去楚府指揮楊甲為王爪牙渠之不若鑑
遠治弗寶博擊豪族人或畏罪遷四川布政使庫子
晉南京工部侍郎簡上虞之弊率即屬以身先之卒
毋九廟災賊上疏自劾不戢已避賢路拜天災時
留部同院得命命若凡五人若呂柟鄒守益暨鑑皆
一時重望去之日士民莫不悅惜家居嘗謂諸子曰

戴大錄

吾受國恩厚難辭官從事不敢不盡心然才質所
限負咎名多矣沒世之嘆其勿以恤典為請諸子守
其訓故卒之日贈諡不及

江潮

江潮字天信號石鏡江西貴縣人舉成化丙午有試
第一弘治己未進士解褐知奇、雖、松、崇、湯、沐、邑
然瘠而近陵民不勝繁役屬歲大侵道瑾相枕藉潮
主愴然下令與民蘇息奏記諸上官松苑并盜指洗
使所全活不下萬衆會浙江太比士遣使聘馬主試
官潮曰以吾信指一即捕日是不還安得曠其職為
人使博士家取代危之訊即回報書謝不赴時論高
之未幾有少年喜車者議請城中都潮三章教千言

識大錄

江潮

諷之其略曰茲大侵也無論所在空虛而飢饉之民
未易卒動即、高、帝、神、聖、其、自、定、為、以、往、為、萬、世、保
障計會無一即一邑不金湯也而獨于榮基之地闕
為聖智場而力不足與此殆有深意非在庶所河窺
耳今欲以尺寸之董而補、神、聖、之、所、不、及、難、矣、哉
其議遂寢秋滿還南京刑部郎中陞廣東按察參事
時連州山寇李亞保聚徒剽掠將進迫潮親督將
士深入其巢擊破之亡何進按察副使奉筮書視廣
南諸學風屬學官弟子先應從發一時所識校類多

識大錄

吳才知在指蕭與成其最也士中丁父憂除服起
山東學政進按察使議法持大体清飲多所平反而
獨絕墨吏抑驕將校然不少寔嘉靖改元遷廣東布
布政使潮以廣故多珍物而吏其土者半緣道
蓋損名乃躬礪清白以風廉官指出的謹孟藏節約
諸佐費皆曰捐而子籍之度人守藏吏抱贖腹索一
日見幣金數百錠歲久封識浸滅不可指詰之守藏
吏曰茲積羨也潮曰民方困征求而幣留贏金以資
不肯省之私案何謂曰直括入屬籍以報兩堂使免

軍需是歲有民間軍需數百萬石已而科剝都御史
巡撫山西應督三關軍需下車未數日即行還闕城
望望服司業堂約典諸將士勇怯策議急而化旅之
居二年序不敢迎會自太原人李福達以狀書就家
聚黨至數千人改年為亂震動三河潮與解之而獨
捕連探重資遣匿他所已聞潮圖其形謀捕益急遂
扼張寅名入京夜持萬金為武定侯鄭勛壽同慶勛
家勛詔書巡按御史為聞訖執既其急潮捕得其害
抗疏來福達罪狀併劾勛將獲是犯始也或疑是就焉

亂階罪當誅不誅動無以信法疏三上不報勸因得
流言官聞謬為張寅悔寃 上疑之時永嘉張孚敬
新相忌諸大臣不附已又欲結勸自固遂阿旨下潮
詔獄且使人陰書潮少昂而言中必可獲也潮正色
謝曰人臣奉法無狀不知政府何以官為孚敬知不
能屈卒從末減罪其官潮既罷歸日侍母養甚愉悅
間逢御長老賓客雅歡酣飲不復談世事久之勸坐
不法收 上亦悔詔獄非實中外人人謂潮當復召
用而潮獨晏然將終其月無何其人即元節新復寵

戴大錄

以禮部尚書來傳詣龍虎山為 上祝釐所過無不
望塵希恩者獨知潮負重名先使人致幣待招之潮
恐其汚已也使人報其幣謝不與見已而伶事中劉
右賢疏薦潮有風節可當大任潮聞之慨然歎曰吾
罪重七余何若穴不深而猶以姓名辱世人耶由是
益遠引不入咸曆辛卯正月病卒年六十有六陰處
物奉違詔誼志遠贈兵部左侍郎建官為起塚而論
祭之

述史劉振曰仕闕朝著長老謀永去馮恃大威也

歷此至唐辱諸官官大臣何震誓也已乎天信三統
讀之蓋可謂巧、批逆鱗而備幸其得揭獨淺忠
言正氣有當於社稷之靈非惟幸而得辱即乃武定
之奪庚與永嘉之元相皆不旋踵而天信身復數十
年重見復却炳、國史與三辰爭麗人臣何以貞國
為哉

戴大錄

黎賈

黎賈字一卿從化人舉正德丁丑進士內閣覆閣所對策忠懇過人選為庶吉士讀書翰林文名日起典進賢舒芬閣中許宗魯臨清閣閣草以志行相砥礪館閣重焉已卯授監察御史嘗奉制卷福建兼覈有司倉庫軍衛罷城勅奏鎮守太監尚春追送官銀十三萬有奇種二十六萬石封事累上其論絕貢獻復史官通言路尤切治道時冗食日多節歲日營乃諸指歲入之數推其輕重為定式具令戶部覆考績

歲大錄

黎賈

者視缺完否點陟之朝議趙其言著為令嘉靖初元甲至西伯蔣翰求以其子主獻皇帝祀遜除奉祠世襲且多所干索治中王槐阿附成之賞勅奏神不享非類以外戚主陵祀非礼也乃漢求乞無厭使他日驕恣如薄昭王鳳則蔓不可齒矣上優詔答之尚書林俊會議御史言是然竟不能從會三邊有警論列太監晏宏都御史王珣當罷去而請以致任尚書楊一清代之上從其言朱靖虜患由按江西嚴治豪民互訟聚眾劫奪者獄訟為之肅清遂源既伏殊

其宗室多株連乃疏治其逆獄數人餘悉未減始源

未作遂求新建伯王守仁巡撫江西有得其書跡者同察多欲論劾獨止之曰此間謀耳衆疑乃釋至是釐正平濠功忠蓋惡人心自餘劬強理狂與人誦之甫五月而其父訐至故事命使罹憂必復命而後守制賈徑奔喪還家或懲止之賈哭曰吾方寸已亂其如復罪何尋有詔許人代領時以為孝感服闋請告家食復七年有詔督還朝時汪鋐掌院特推見賈准事判案不覺嘆服事多咨訪熱心寔忘之會大學

歲大錄

士張孚敬方登正祀典請去先師王爵及減遜豆份爵之數賈深以為不可率同判抗疏極言之鋐使人止之曰疏上必得重禍且將命爾按粵西矣賈不聽上果震怒命法司廷鞫錄迎合孚敬欲置諸死刑却尚書許讚力持之會上怒稍解乃罷為民給事中孫應奎官懷理論林皆被譴讓時貢還朝微西閩月也去國之日士民爭識其面家君枉問却掃不涉城市會有詔起廢業已擢用輒為御人用事者所沮九江通判林縉上言請復太子王爵與前御史賈官諫

判化州而西京科道以巡按薦章前後十餘上皆不
果用銓部議守遷撫臣欲以僉都御史起之又為同
年富國者所沮士論惜焉

藏大錄

馮恩

馮恩字子仁華亭人舉嘉靖丙戌進士除行人奉命
出勞西慶大帥王守仁守仁進而語之道恩不亮屈
席已薦來脩為弟子守仁亦罷之每語人任重道遠
其在馮生批庫實權監察御史分司留臺故事御史
有所執訊甫具以移刑部曹即俾為獄不浸更相聞
也恩下所司必從曹錄獄牒以報諸曹即采其尚書
謂御史屬吏哉尚書讓恩恩不為動曰御史非欲屬
可否休當如是耳尚書趙之遂著為甲令尋疏論留

藏大錄

馮恩

守親公不當越江使諸衛卒語侵掘臣奪俸一月奉
命巡上江故事選卒獲盜多寡為殿最恩嘆曰是必
有孽盜以免殿者下令卒盡地而程之以不被盜為
上功獲多而獲者次之民自是不察盜誣指揮張坤
挾左都御史汪鑑而殺人恩立訊寔之法鑑以上罷
之故勢張甚請大計觀吏時南諫臺母得先論摘候
既畢事而始論摘其尤者都院更表之恩謂南諫臺
摘摘在先北在後皆所以詳按官都司察漏網大夫
欲自牧寄而奪耳目之任不可上疏力爭得如故事

謹慎而險然窺伺上旨沮折其屬又阿諛時相數更
職守以自固恩浸上疏極論之時上乃喜新貴入議
建南北即又欲令皇后出發北郊而猶其不合者著
論以和使闕之中外揣之莫敢抗思獨上疏謂陛下
下必不慈以敢言之士為邪徒此語左右奸佞欲售
其說者陰詆之耳今天下士風日敝以誠實為者成
以順更為平易以特立為矯激有所建白或指為沽
名言反左右輒置之遠謹不唯父母妻子怨其不能
持祿保身而朋友故舊絕跡往來以避權臣之怒

藏大錄

陛下尚猶以邪徒目之則惟有井心主仗之焉暗口
朝陽之風而已古者天子躬耕藉田以供養或后親
桑采室以資黼黻文章未聞由郊而祭也今士庶之
家少習禮教者必以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為美俗堂
堂天朝四方取則焉可舍九重而遠出郊宿是社行
議世有特書者曰后親桑於郊視陛下當為何如
主也南北郊高皇帝未定制也今十年而合之百
餘年而列至繼之未有改也今陛下一旦改之得
夏之時而禘禘周之祭先地後天則尊卑之義不明

分天分地則神明之志不通夫百年而成一旦而毀
中人之家守先業者尚知其不可而況陛下為天
地子為宗廟社稷主哉陛下服歷大位九年於今
矣以為治耶亂耶安耶危耶太倉水衡供億不足卿
賢臣至三輔近畿關陝河洛赤地千里人且相食矣
兩淮旱蝗草盡木榮亡乃遺矣江省大水歲課不登
爭流竄矣閩海叛卒至數兩長官矣地震星孛彗妖
作異草木疫怪禽獸為孽置郵不絕書靈臺不絕奏
陛下丁不之卿而治之焉以為治安今日須手詔明

藏大錄

日降勅諭欲以追前王軌漢世臣故知其不可也曰
勅上速停二議開言路且以充弊之用元凱為勉而
唐宋之徇林甫安石為戒俱報聞恩當具草時分且
得速而上寬之弗竟也於是益感奮思報會彗星
見遂極論汪鉉為腹心孽并及二相臣以為名用者
宜亟罷之者宜乘勿用遂放范仲淹百官圖劾悉以
諸大臣以其賢當簡用某不肯當斥其詞旨峭厲
上意甚馳疑特逮之至京下詔徹苛究所主名榜按
頒及者數四恩執語不後遂移法曹獄議罪柄事者

媚銓論比附上言大臣德政律新刑部尚書王特中
侍郎聞淵不可欽送輕比上怒奪時中職又淵戴
傳卿以下遠謫有差思遂論斬而誅潛職送吏部尚
書王廷相代為都御史議以思所坐特毀譽失當去
三人又不合流請之不聽尋當論決令審關門然側
主其議操筆秉面坐諸因跪而思獨北面列後使
西恩厲声曰吾此麻跪朝廷耳豈為淫婦屈耶總督
會按卒持恩轉騰面之恩即起上不跪總大怒推若
端曰汝屢跪欺我既下獄漢教為屬見以假我衣

戴大錄

今不在我手耶思叱曰若安能及我耶即重我不遜
磔若又安能磔我哉蓋思謂因何故叱大臣思曰大
臣而無君人人得而誅之何但叱為難方難思獄
中事謂以受人餉思笑曰如君言不通以養重健耳
不至如若以選入市人受其食而為之閉府餘皆
若獲寶跳踉跄下殿之思大呼曰諸公御親至耶法
彼無君擅權我恨不能手刃以報上王廷相威頗
慈恩曰滿卿史何聖為祖宗不教謀臣百七十年矣
蓋以而快心破祖宗法又謂雖有法在漢法論御史

則可以慈論御史不可尚書夏言亦曰此豈率公松
家耶錄乃止然猶著恩情真思挺身出不顧視者如
堵罵噴一語數曰是御史始者以其勝鐵也其辯口
則亦憾今者竟其胆皮骨皆缺矣日月思為四缺御
史錄所及錄爭辯語繫於市四夷貢使爭辯以歸而
上所使詞事者亦容以聞上頗為動容是不得不
論當治一時有遺思藥者曰毋再辱思推之地曰不
聞王新市語我豈兒女子乎御史陳言不當宜伏尸
都市以伸明主法何言辱耶繫獄三年長子行可早

戴大錄

十四矣屢疏乞以身代母吳蜀聞擊登聞鼓訟冤皆
不報行可晝夜哭長安街攀訴諸責人不忍見聞每
望見輒疾驅避之甲午冬行可刺臂血書疏自傳諸
閣乞亟通政陳經引以上請上憐之命法曹再議
王廷相刑部尚書再贊謂思罪在極重無死法而法
可已代父情可矜詔免死戍雷州士大夫聞者咸舉
手相慶太史即守益嚴洪光親父德璽四德流芳若
贈為謂君仁臣直世慈子孝也思為高要諸生多
逆之遊著錄亦宣丁酉釋歸將家即任奉還詔錄

忠賢思年已踰七十即其家拜大理寺丞致仕卒

識大錄

周怡 王典附

周怡字順之寧國之太平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授順德推官果敢有氣節論事迎按御史前數與抗有御史臨怡甚武怡對御史益和持事益力御史竟重之至其間則一意勿喜以嚴敏為戒召選吏科給事中恭歲間封事凡八九上彈劾當事大臣若嚴嵩以下十餘人挈組摘瑕無所避要曰吾縱扁舟波濤中張帆正舵是吾職事至其浮沉有不自我者特在登嚴嵩同為大學士而不相能日圍傾誠萬竊弄成柄

識大錄

周怡

苞苴成俗密位望先蒿而輟無相翼二人恒有所請託於吏部尚書許讚：故官典銓銓衡寬容不能得屬致文選郎王嘉賓以賄敗讚連坐去及是再起為尚書鑒當漢多所請託即王與證績不能平因以奏嵩所贈私書呈讚請許奏於 止曰此其一爾也讚說尚多誠恐權奸主內群鷹犬附外臣特為空目且海賓之連然也奏引罪自理當言私書無實讚說請託者抑讚宗良不為此受制於典與不自錄耳 上信之輒批荅曰讚欲禁競絕況甚苦願平日不承一

人不道一謁者耶即蓋當請決裁耳何輒
曰權奸鷹犬且引嘉賓為名與齡強豪持讚其熟為
民因勒解三臣先是虜數寇西北遼朝廷多置重臣
大將防捍之大同總兵周尚文與陝西巡撫賈榮不
相能亦復與總兵張鳳者不能於總制侍郎翟鵬與
督餉侍郎趙廷瑞也伯上既曰臣惟人臣事君無榮
卑內外皆以尽心體國為志竭力濟事為和已送人
為虛忘雖序賢為公自古及今未有不錄此治者也
近見大學士崔奎嚴嵩而不相和又皆與夷部尚書

藏大錄

讚貶許總兵周尚文張鳳與總制侍郎翟鵬及督餉
侍郎趙廷瑞陝西巡撫賈榮並不知調此太不祥也
陛下臨御二十三年于茲矣錄初年求治之銳以必
今日憂民之切宜乎天地位萬物育太平有象而四
夷來王也今日事機起而四方災旱未消開創萬物
而府庫未充獨祖歲下而百姓未獲還將練士而邊
境未寧其故安在良由陛下焦勞推上而中未省
用命之臣也夫風教之大禮讓為先禮讓之行賴達
大臣為首詩曰有來雍雍五羊賓商相維辟公元子

榜榜此盛世氣象也朝廷有違言之陳則譴之舉
長於人大臣有勳色之爭則攻之禍流於下當今
之時內則財匱而百役繁興外則虜驕而北邊虛耗
為輔臣者宜夙夜匪懈相友圖忠利國安遠之術而
大學士蓋當藉寵狗私作威脩怨聞在內閣屢有違
言動色入見陛下亦各私陳背詆何望其同寅協
恭以事上風下也斯非國之福可恨者一也輔臣主
九卿百執事如耳目手足聽命心志共成一身者也
輔世真知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退之不宜扶勢徇

藏大錄

私以不可取人者屬之吏部宜有貞心直節如莊女
烈士使人望之知畏不敢非義相干不宜阿奉權貴
一放順端流不可逆也嚴嵩威靈氣識凌逼百司指
樞機處凡有請乞必先得其意然後敢聞翟鵬依阿
委靡氣勢雖弱推位亦尊尚書許讚直氣正色不能
預消二臣要求之望至陰陽陽非互修私恩斯非國
之福可恨者二也初設總制總督大臣欲其權力足
制三軍之命順指氣使無不如意也今既入狄摩有
榮息而崔鵬趙廷瑞賈榮周尚文張鳳等各自為尊